春秋左傳要義

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棫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要義卷七

宋 魏了翁 撰

桓公三年至六年

一桓於春不書王言十四失不班歷

三年注經之王羸縣正義曰桓公元年二年十年十八

年凡四年於春有王九年春無王無月其餘十三年雖

春有月悉皆無王穀梁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

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二年有王正與夷之卒也十年有王正終生之卒也十八年書王范甯注云此年書王以王法終治桓之事先儒多用穀梁之説賈逵云不書王弑君易祊田成宋亂無王也元年治桓二年治督十年正曹伯十八年終始治桓杜以正是王正歷從王出故以為王者班歷史乃書王明此歷天王之所班也其或廢法違常失不

班歷則諸侯之史不得書王言此十三年無王皆王不
班歷故也
二　劉炫規杜周不班歷魯不改歷自矛楯
劉炫規過云天王失不班歷經不書王乃是國之大事
何得傳無異文又昭二十二年以後王室有子朝之亂
經皆書王豈是王室猶能班歷又襄二十七年再失閏
杜云魯之司歷頓置兩閏又哀十三年十二月螽杜云
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如杜所注歷既天王所

班魯人何得擅改又子朝奔楚其年王室方定王位猶且未定諸侯不知所奉復有何人尚能班歷昭二十三年秋乃書天王居於狄泉則其春未有王矣時未有王歷無所出何故其年亦書王也若春秋之歷必是天王所班則周之錯失不關於魯魯人雖或知之無由輙得改正襄二十七年傳稱司歷過再失閏者是周司歷也魯司歷也而杜釋例云魯之司歷始覺其謬頓置兩閏以應天正若歷爲王班當一論王命寧敢專置閏月改

易歲年哀十二年十二月螽仲尼曰火猶西流司歷過
也杜於釋例又云季孫雖聞此言猶不即改明年復螽
於是始悟十四年春乃置閏欲以補正時歷既言歷為
王班又稱魯人輒改改之不憚於王亦復何須王歷杜之
此言自相矛楯以此立說難得而通又案春秋經之闕
文甚多其事非一亦如夫人有氏無姜有姜無氏及
大雨霖廧咎如潰之類也此無王者正是闕文耳今刪
定知此不書王非是經之闕文必以為失不班歷者杜

之所據雖無明文若必闕文止應一事兩事而已不應一公之內十四年並闕王字杜以周禮有頒告朔於邦國都鄙以有成文故爲此說但齊桓晉文以前翼戴天子王室雖微猶能班歷至靈王景王以後王室卑微歷或諸侯所爲亦遥稟天子正朔所以有子朝之亂經仍稱王不責所不得也猶如大夫之疾卒公疾在外雖不與小斂亦同書日之限然則司歷之過魯史所改據此而言有何可責劉君不尋此旨横生異同以規杜過恐

非其義也

三 闇虛當月月必滅光

食既者謂日光盡也故云既盡也月體無光得日照而生光半照即爲弦全照乃成望望爲日光所照反得奪月光者歷家之說當日之衝有大如日者謂之闇虛闇虛當月則月必滅光故爲月食張衡靈憲曰當日之衝光常不合是謂闇虛在星則星微遇月則月食是言日奪月光故月食也若是日奪月光則應每望常食而望

亦有不食者由其道度異也

四日月一百七十餘日一交有正不正

日月異道有時而交交則相犯故日月遞食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大率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道始一交非交則不相侵犯故朔望不常有食也道不正交則日斜照月故月光更盛道若正交則日衝當月故月

光即滅譬如火斜照水日斜照鏡則水鏡之光旁照他物若使鏡正當日水正當火則水鏡之光不能有照日之奪月亦猶是也日月同會道度相交月揜日光故日食日奪月光故月食言月食是日光所衝日食是月體所映故日食常在朔月食常在望也

五月在日南日北故食有上下

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於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於高是其

行有高下故食不同也故異義云月高則其食虧於上月下其食虧於下也日月之體大小正同相揜密者二體相近正映其形故光得溢出而中食也相揜疏者二體相遠月近而日遠自人望之則月之所映者廣故日光不復能見而日食既也日食者實是月映之也但日之所在月體不見聖人不言月來食日而云有物食之以自食爲文闕於所不見也

六 天子不親逆女諸侯有故得使卿

注禮君至卿逆正義曰天子尊無與敵不自親逆使卿逆而上公臨之諸侯則親逆有故得使卿八年祭公逆王后於紀傳曰禮也是當使人天子不親逆也襄十五年傳曰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於齊卿不行非禮也是知天子之禮當使卿逆而上公臨之也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對哀公指言魯事是諸侯正禮當親逆也莊二十四年公如

齊逆女丘明不爲之傳以其得禮故也文四年逆婦姜於齊傳曰卿不行非禮也以卿不行爲非禮知君有故得使卿逆也

七　桓惡而有年異之

宣十六年書大有年穀梁傳曰五穀皆熟爲有年五穀大熟爲大有年杜取穀梁爲說其義亦當然也周禮疾醫以五穀養病鄭玄云五穀麻黍稷麥豆即月令五時所食穀也賈云桓惡而有年豐異之也言有非其所宜

有案昭元年傳曰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賛之也是言歳豐爲佐助之非妖異之物也君行既惡澤不下流遇有豐年輙以爲異是則無道之世唯宜有大饑不宜有豐年非上天祐民之本意也

八　兩服爲主以漸參之故爲驂駟

注驂騑馬正義曰說文云騑驂旁馬是騑驂爲一也初駕馬者以二馬夾輈而已又駕一馬與兩服爲參故謂之驂又駕一馬乃謂之駟故說文云驂駕三馬也駟一

乘也兩服爲主以漸參之兩旁二馬遂名爲驂故總舉

一乘則謂之駟指其騑馬則謂之驂詩稱兩驂如舞二

馬皆稱驂禮記稱說驂以賻之一馬亦稱驂是本其初

參遂以爲名也驂馬在衡外挽靷每絓於木由頸不當

衡故也名騑者以駟馬有騑騑之容故少儀云騑騑翼

翼是也

九

暈遂逆女傳文各言其一

公子遂逆女傳言尊君命是奉時君之命也此言脩先

君之好是稱先君爲辭也翬遂俱是逆女傳文各言其一是互舉其義昏禮納采辭曰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其納徵辭曰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徵是男家辭也主人醴賓辭曰子爲事故至於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禮請醴從者是女家辭也彼士禮也故稱先人若諸侯則稱先君

十

凡公嫁女卿大夫送之

凡公至送之正義曰昏以相敵爲耦先以敵國爲文然

後於大國小國辨其所異姊妹於敵國猶上卿送之於大國則上卿必矣且姊妹禮於先君不以所嫁輕重雖則小國亦使上卿送也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文承公子送之下謂送公子非送姊妹也周禮班官唯有中大夫無上大夫也

十一三卿五大夫五人中又分上下

禮記王制曰諸侯之上大夫卿鄭玄云上大夫曰卿則上大夫即卿也又無上大夫矣而此云上大夫者諸侯

之制三卿五大夫五人之中又復分爲上下成三年傳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是分大夫爲上下也

十二 芮伯萬出居魏釋芮魏本末

地理志云馮翊臨晉縣芮鄉故芮國也河東郡河北縣詩魏國也世本芮魏皆姬姓尚書顧命成王將崩有芮伯爲卿士名謚不見魏之初封不知何人閔元年晉獻

公滅魏芮則不知誰滅之

十三雖周正建子言時皆據夏正

周之春正月建子即是夏之仲冬也周禮大司馬中冬教大閲遂以狩田是田狩從夏時也釋例曰三王異正朔而夏數爲得天雖在周代於言時舉事皆據夏正故公以春狩而傳曰書時禮也

十四諸國各有狩地非常故書

哀十四年傳曰西狩於大野經不書大野明其得常地

故不書耳由此而言則狩於禚蒐於紅及比蒲昌間皆非常地故書地也田狩之地須有常者古者民多地狹唯在山澤之間乃有不殖之地故天子諸侯必於其封內擇隙地而爲之僖三十三年傳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是其諸國各有常狩之處違其常處則犯害居民故書地以譏之

十五 宰渠伯糾攝父職以出聘故譏

注宰官至放此正義曰周禮天官有大宰小宰宰夫知

宰是官也傳言父在故名知伯糾是名自然渠爲氏矣周禮大宰卿小宰中大夫宰夫下大夫未知伯糾是何宰也貶之乃書名則於法當書字但中下大夫例皆書字則此宰高下猶未可量故注直言王官之宰不指小宰宰夫慎疑故也詩稱濟濟多士書戒無曠庶官爲政有三擇人爲急王官之宰當以才授位今其父居官而使子攝職是王者輕侮爵位遣人則可故書名以譏之糾之出聘事由於王而貶糾者王不應授糾糾不應受

使二者俱有其過貶絀亦所以責王如宰咺之比也
十六州公虞公皆以小國稱
州公如曹正義曰周禮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隱五年公羊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然則三公之外爵稱公者唯二王之後杞與宋耳此州公及僖五年晉人執虞公並是小國而得稱公者鄭玄王制注以爲殷地三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武王

克殷雖制五等之爵而因殷三等之地及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小國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滿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言爵尊國小盖指此州公虞公也案虞是克商始封非爲殷之餘國鄭玄之言不可通於此矣杜之所解亦無明言唯世族譜云虞姬姓武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孫以爲虞仲之後處中國爲西吳後世謂之虞公服虔云春秋前以黜陟之法進爵爲公未知孰是

或者嘗爲三公之官若虢公之屬故稱公也以其無文
故備言之劉炫難服云周法二王之後乃得稱公雖復
周公大公之勲齊桓晉文之霸位止通侯未升上等州
有何功得遷公爵若其爵得稱公土亦應廣安得爵爲
上公地仍小國若地被兼黜爵亦宜減安得地既削小
爵尚尊崇此則理之不通也
十七 始貳於虢至是全奪鄭伯政
隱三年傳稱王貳於虢謂欲分政於虢不復專任鄭伯

也及平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即周鄭交惡未得與之八年傳曰虢公忌父始作卿士於周於是始與之政共鄭伯分王政矣九年傳曰鄭伯爲王左卿士然則虢公爲右卿士與鄭伯夾輔王也此年王奪鄭伯政全奪與虢不使鄭伯復知王政鄭伯積恨不復朝王

十八　田穰苴司馬法

史記稱齊景公之時有田穰苴善用兵景公尊之位爲大司馬六國時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乃使

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其中凡一百五十
篇號曰司馬法
十九注以旝爲旃或謂以大木發石
賈逵以旝爲發石一曰飛石引范蠡兵法作飛石之事
以證之說文亦云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磓敵與
賈同也案范蠡兵法雖有飛石之事不言名爲旝也發
石非旌旗之比說文載之於部而以飛石解之爲不類
矣且三軍之衆人多路遠發石之動何以可見而使二

拒準之為擊鼓候也注以旃說為長故從之

二十祭仲是名公羊以為字因善其行權

隱元年傳稱祭仲上云祭仲足此云祭足十一年傳云祭封人仲足此人雖名字互見而不知孰字孰名公羊以仲為字左氏先儒亦以為字但春秋之例諸侯之卿嘉之乃書字十一年經書祭仲而事無可嘉注意以仲為名故云名仲字仲足釋例曰伯仲叔季周人字之常然古今亦有以為名者而公羊守株尊謂祭氏以仲為

字既謂之字無辭以善之因託以行權人臣而善其行權逐君是亂人倫壞大教也說左氏者知其不可更云鄭人嘉之以字告故書字此爲因有告命之例欲以苟免未是春秋之實也宰渠伯糾蕭叔大心皆以伯叔爲名則仲亦名也

二十一 仍叔之子以童子將命而久留

注仍叔至末秋正義曰此子來聘傳雖不言聘意蓋爲將伐鄭而遣告魯也經在伐鄭之上傳在伐鄭之下明

其必有深意故注者原之以爲童子將命無速反之心久留在魯故經書夏聘傳釋之於末秋譏其夏至而秋末反也

二十二　魯不祭地而注總言天地之祭

注言凡至南郊正義曰下三句謂雩嘗烝也雩是祭天嘗烝祭宗廟此無祭地而言祭地者因天連言地耳周禮天神曰祀地祇曰祭人鬼曰享對則別爲三名散則總爲一號禮諸侯不得祭天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

帝故雩亦祀帝書傳皆不言魯得祭地蓋不祭地也魯不祭地而注言天地者以發凡言例雖因魯史經文然凡之所論總包天地及諸國

二十三　傳有啓蟄之文故注引漢初氣名

夏小正曰正月啓蟄其傳曰始發蟄也故漢氏之始以啓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及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以迄於今踵而不改今歷正月雨水中四月小滿中八月秋分中十月小雪

中注皆以此四句爲建寅建巳建酉建亥之月則啓蟄當雨水龍見當小滿始殺當秋分閉蟄當小雪晉世之歷亦以雨水爲正月中而釋例云歷法正月節立春啓蟄爲中氣者因傳有啓蟄之文故遠取漢初氣名欲令傳與歷合其餘三者不可強同其名雖則不同其法理亦不異故釋例云案歷法有啓蟄驚蟄而無龍見始殺閉蟄此古人所名不同然其法推不得有異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此謂十月始蟄也至十一月則遂閉之猶

二月之驚蟄既啓之後遂驚而後出始蟄之後又自閉塞也是言啓蟄爲正月中閉蟄爲十月中也

二十四 凡候天時不以月惟周禮以月

釋例曰凡十二月而節氣有二十四氣通三百六十六日分爲四時間之以閏月故節未必恒在其月初而中氣亦不得恒在其月之半是以傳舉天宿氣節爲文而不以月爲正也土功作者不必月日故亦言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此其大

準也是言凡候天時皆不以月為其節有參差故也若
周禮不舉天象故以月為正大司馬職曰中夏獻禽以
享礿中冬獻禽以享烝言四時之祭不得後仲月非謂
孟月不得祭也釋例曰周禮祭宗廟以四仲蓋言其下
限也下限至於仲月則上限起於孟月烝起建亥之月
則嘗起建申之月此言始殺而嘗謂建酉之月亦是下
限也若仲是下限則周之正月得為烝祭春秋之例得
常不書而八年書正月烝者釋例曰經書正月烝得仲

月之時也其夏五月復烝此爲過烝若但書夏五月烝則唯可知其非時故先發正月之烝而繼書五月烝以示非時并明再烝瀆也然仲月雖不過時而月節有前有郤若使節前月郤即爲非禮

二十五 魯郊以啓蟄記言周之孟春不可信

如此傳注必是建寅之月方始郊天周之孟春未得郊也禮記明堂位曰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以祀帝於郊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季夏周之六月即

孟春周之正月矣又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如彼記文則魯郊以周之孟春而傳言啓蟄而郊者禮記後人所録其言或中或否未必所言皆是正禮襄七年傳孟獻子曰啓蟄而郊禮記左傳俱稱獻子而記言日至傳言啓蟄一人兩説必有謬者若七月而禘獻子爲之時應有七月禘矣烝嘗過則書禘過亦應書何以獻子之時不書七月禘也是知獻子本無此言不

得云禮記是而左傳非也明堂位言正月郊蓋春秋之末魯稍僭侈見天子冬至祭天便以正月祀帝記者不察其本遂謂正月爲常明堂位後世之書其末章云魯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春秋之世三君見弑髽而弔士有誄俗變多矣尚云無之此言既誣則郊亦難信以此知記言孟春非正禮也

二十六 此祀天南郊與鄭玄六天說異

二十七 杜遵王說劉炫謂冬夏祭配不同

鄭玄注書多用讖緯言天神有六地祇有二天有天皇大帝又有五方之帝地有崑崙之山神又有神州之神大司樂冬至祭於圜丘者祭天皇大帝北辰之星也月令四時迎氣於四郊所祭者祭五德之帝太微宫中五帝坐星也春秋緯文耀鉤云太微宫中有五帝坐星蒼帝其名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黄帝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五德之帝謂此也其夏正郊天祭其所感之帝焉周人木德祭靈威仰也魯無冬至

之祭唯祭靈威仰耳唯鄭玄立此爲義而先儒悉不然故王肅作聖證論引羣書以證之言郊則圜丘圜丘即郊天體唯一安得有六天也晉武帝王肅之外孫也泰始之初定南北郊祭一地一天用王肅之義杜君身處晉朝共遵王說集解釋例都不言有二天然則杜意天子冬至所祭魯人啓蟄而郊猶是一天但異時祭耳此注直云祀天南郊不言靈威仰明與鄭異也劉炫云夏正郊天后稷配也冬至祭天圜丘以帝嚳配也

二十八 魯得雩上帝稱大

傳直言雩而經書大雩者賈逵云言大別山川之雩蓋以諸侯雩山川魯得雩上帝故稱大月令云大雩帝用盛樂是雩帝稱大雩也

二十九 鄭玄四月正雩穎氏龍見即五月

龍見而雩定在建巳之月而月令記於仲夏章者鄭玄云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五月之中而旱亦修雩祀而求雨因著正雩於此月失之矣杜君以爲月令秦

法非是周典賴氏子嚴以龍見即是五月釋例曰月令之書出自呂不韋其意欲爲秦制非古典也賴氏因之以爲龍見五月五月之時龍星已過於見此爲強牽天宿以附會不韋之月令非所以據而據既以不安且又自違左氏傳稱秋大雩書不時此秋即賴氏之五月而忘其不時之文而欲以雩祭是言月令不得與傳合也鄭玄禮注云雩之言吁也言吁嗟哭泣以求雨也郊雩俱是祈禱何獨雩爲吁嗟旱而修雩言吁嗟可矣四月

常雩於時未旱何當言吁嗟也賈服以雩爲遠故杜從之

三十 始殺而嘗實起建申月而云酉

注建酉至宗廟正義曰嘗者薦於宗廟以嘗新爲名知必待嘉穀熟乃爲之也詩稱八月其穫穫刈嘉穀在於八月知始殺爲建酉之月隂氣始殺也釋例引詩蒹葭蒼蒼白露爲霜以證始殺百草也月令孟秋白露降季秋霜始降然則七月有白露八月白露結九月乃成霜

時寒有漸歲事稍成八月嘉穀熟所薦之物備故以建
酉之月薦嘗於宗廟案月令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
先薦寢廟則似七月穀熟矣七月當嘗祭而云建酉之
月乃嘗祭者以上下準之始穀嘗祭實起於建申之月
令云建酉者言其下限然杜獨於嘗祭舉下限者以秋
物初熟孝子之祭必待新物故特舉下限而言之哀十
三年子服景伯謂吳大宰曰魯將十月上辛有事於上
帝先公季辛而畢彼雖恐吳之辭亦是八月嘗祭之驗

也何則於時會吳在夏公至在秋景伯言然之時秋之初也若嘗在建申當言九月不應遠指十月知十月是嘗祭之常期周之十月是建酉之月也建酉是下限耳若節前月卻孟秋物成亦可以孟秋嘗祭十四年八月乙亥嘗乃是建未月故注云先時亦過也

三十一

閉蟄是亥月昆蟲得陰而藏

傳稱火伏而後蟄者畢周禮季秋內火則火以季秋入而孟冬伏是蟲以孟冬蟄故知閉蟄是建亥之月也王

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鄭玄云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陰陽即寒溫也祭統注云昆蟲謂溫生寒死之蟲也是蟄蟲謂之昆蟲也

三十二 卜祭日不過三渉次節則書譏慢

卜日至慢也正義曰祭必當卜卜有吉否不吉則當改卜次旬故不可期以一日卜不過三故限以一月過渉次月之節則書之以譏其慢

三十三 適妻長子以大子舉之故書始生

注桓公至生也正義曰適妻長子於法當爲大子故以大子之禮舉之由舉以正禮故史書於策古人之立大子其禮雖則無文蓋亦待其長大特加禮命如今之臨軒策拜始生之時未得即爲大子也以其備用正禮故書其生未得命故不言大子也杜云十二公唯子同是適夫人之長子又云文公哀公其母並無明文未知其母是適與否蓋其父未爲君之前已生縱令是適亦不書也釋例云據公衡之年成公又非穆姜所生杜此注

云子同是適夫人之長子備用大子之禮故書之然則雖適夫人之長子不用大子之禮亦不書也

三十四 忠於民而信於神

於文中心爲忠言中心愛物也人言爲信謂言不虛妄也在上位者思利於民欲民之安飽是其忠也祝官史官正其言辭不欺誑鬼神是其信也令隨國民皆饑餧而君快情欲是不思利民是不忠也祝史詐稱功德以祭鬼神是不正言辭是不信也無忠無信不可謂道

三十五　奉牲食酒告神總以民德馨香

夫民至於難正義曰鬼神之情依人而行故云夫民神之主也以民和乃神說故聖王先成其民而后致力於神言養民使成就然後致孝享由是告神之辭各有成百姓之意祭之所用有牲有食有酒耳聖人文飾辭義爲立嘉名以告神季梁舉其告辭解其告意故奉牲以告神曰博碩肥腯者非謂所祭之牲廣大肥充而已乃言民之畜産盡肥充皆所以得博碩肥腯者由四種之

謂故又申說四種之事四謂者第一謂民力普徧安存故致第二畜之碩大滋息民力普存所以致之者由民無勞役養畜以時故六畜碩大蕃多滋息民力普存又致第三不有疾病疥癬所以然者由民力普存身無疲苦故所養六畜飲食以理埽刷依法故皮毛身體無疥癬疾病民力普存又致第四備腯咸有所以然者由民力普存人皆逸樂種種養畜羣牲備有也奉盛以告神曰潔粢豐盛者非謂所祭之食潔淨豐多而已乃言民

之糧食盡豐多也言豐潔者謂其春夏秋三時農之要節爲政不害於民得使盡力耕耘自事生産故百姓和而年歲豐也奉酒醴以告神曰嘉栗旨酒者非謂所祭之酒栗善味美而已乃言百姓之情上下皆善美也言嘉旨者謂其國内上下羣臣及民皆有善德而無違上之心若民心不和則酒食腥穢由上下皆善故酒食馨香非言酒食馨香無腥膻臭穢乃謂民德馨香無讒諛邪惡也所謂馨香總上三者由是王者將説神心先和

民志故務其三時使農無廢業修其五教使家道協和親其九族使內外無怨然後致其潔敬之祀於神明矣於是民俗大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戰無不克今民各有心或欲從主或欲叛君不得謂爲無違上之心而鬼神之主百姓饑餒民力彫竭不得爲年歲豐也民既不和則神心不說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神所不福民所不與以此敵大必喪其師君且修政撫其民人而親兄弟之國以爲外援如是則庶幾可以免於禍難也

告牲肥碩言民畜多告粢豐潔言民食多告酒嘉旨不言民酒多而言民德善者酒之與食俱以米粟為之於盛已言年豐故於酒變言嘉德重明民和之意

三十六　杜以九族為外親有服異族與鄭異

漢世儒者說九族有二異義今禮戴尚書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為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已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已之女子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為

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古尚書說九族者從高祖至玄孫凡九皆同姓謹案禮緦麻三月以上恩之所及禮爲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九族不得但施於同姓鄭駁云玄之聞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得與父兄爲異族其子則然昏禮請期辭曰唯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其服

皆緦禮雜記下緦麻之服不禁嫁女取婦是爲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列名喪服小記說服之義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玄孫昭然察矣是鄭從古尚書說以九族爲高祖至玄孫也此注所云猶是禮戴歐陽等說以鄭玄駁云女子不得與父兄爲異族故簡去其母惟取其子以服重者爲先耳其意亦不異也不從古學與鄭說者此言親其九族詩刺不親九族必以九族者踈遠恩情已薄故

剌其不親而美其能親耳高祖至父已之所禀承也子至玄孫已之所生育也人之於此誰或不親而美其能親也詩剌棄其九族豈復上遺父母下棄子孫哉若言棄其九族謂棄其出高祖出曾祖者然則豈亦棄其出曾孫出玄孫者乎又鄭玄爲昏必三十而娶則人年九十始有曾孫其高祖玄孫無相及之理則是族終無九安得九族而親之三族九族族名雖同而三九數異引三族以難九族爲不相值矣若緣三及九則三九不異

設使高祖喪玄孫死亦應不得爲昏禮何不言九族之不虞也以此知九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

三十七 釋大牢少牢名義

大牢牢之大者三牲牛羊豕具爲大牢儀禮少牢饋食之禮以羊豕爲少牢以牲多少稱大少也詩公劉曰執豕於牢周禮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是牢者養牲之處故因以爲名鄭玄詩箋云繫養曰牢

三十八 接以大牢謂以禮接夫人與鄭異

禮記内則曰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大牢文在三日負子之上則三日之内接之矣記云凡接子擇日鄭云雖三日之内必選其吉焉是三日之内擇日接之爲子接母故記稱接子此傳舉之之下即云接以大牢亦以接子爲文其寔接母故云以禮接夫人重適也鄭玄云接讀爲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虚強氣也此言以禮接之則與鄭異也

三十九　宗婦謂同宗之婦

襄二年葬齊姜傳曰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諸姜是同姓之女知宗婦是同宗之婦也公與夫人共命之故使宗婦待夫人

四十　以德命爲義如名昌發

注若文至名發正義曰周本紀稱大王見季歴生昌有聖瑞乃言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則是大王見其有瑞度其當興故名之曰昌欲令昌盛周也其度德命

發則無以言之服虔云謂若大王度德命文王曰昌文王命武王曰發似其有舊說也舊說以爲文王見武王之生以爲必發兵誅暴故名曰發

四十一 不以國謂本國諸言不以通臣民

下云以國則廢名以國不可易須廢名不諱若以他國爲名則不須自廢名也且春秋之世晉侯周衛侯鄭陳侯吳衛侯晉之徒皆以他國爲名以此知不以國者謂國君之子不得自以本國爲名不以山川者亦謂國內

之山川下云以山川則廢主謂廢國內所祭之主也若他國山川則非其主不須廢也此雖因公之問而對以此法曲禮亦云名子者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則諸言不以者臣民亦不得以也

四十二　不以隱疾非黑臀黑肱之類

案周語單襄公曰吾聞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白使有晉國故命之曰黑臀此與叔虞季友復何以異而云不得名也且黑臀黑肱本非疾病以證隱疾

非其類矣詩稱如有隱憂是隱爲痛也以痛疾爲名則不祥之甚故以爲辟不祥

四十三 君父名生不斥言死卒哭乃諱

四十四 未爲諱前君臣得同名

注君父至斥言正義曰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斥謂君父生存之時臣子不得指斥其名也禮稱父前子名君前臣名鄭玄云對至尊無大小皆相名是對父則弟可以名兄對君則子可以名父非此則不可也文十四年

傳曰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己
氏注云猶言某甲是斥君名也彼以不順故斥其名知
平常不斥君也成十六年傳曰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
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注云在君前故子名其父彼以
對君故名其父知平常不斥父也雖不斥其名猶未是
爲諱曲禮曰卒哭乃諱鄭玄云敬鬼神之名也諱辟也
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君臣同名春秋
不非是其未爲之諱故得與君同名但言及於君則不

斥君名耳既言生已不斥死復爲之加諱欲表爲諱之
節故言然以形之禮既卒哭以木鐸徇曰舍故而諱新
自寢門至於庫門皆禮記檀弓文也既引其文更解其
意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也親盡謂高祖之父服
絶廟毀而親情盡也卒哭之後則以鬼神事之故言以
諱事神又解終將諱之所諱世數自父上至高祖皆不
敢斥言此謂天子諸侯禮也曲禮曰逮事父母則諱王
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鄭玄云此謂庶人適

士以上廟事祖雖不逮事父母猶諱祖以其立廟事之無容不爲之諱也天子諸侯立親廟四故高祖以下皆爲諱親盡乃舍之既言以諱事神則是神名必諱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詩雝禘大祖祭文王之廟也其經曰克昌厥後周公制禮醢人有昌本之菹七月之詩周公所作經曰一之日觱發烝民詩曰四方爰發皆不以爲諱而得言之者古人諱者臨時言語有所辟耳至於制作經典則直言不諱曲禮曰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是爲詩

爲書不辟諱也由作詩不諱故祭得歌之尚書牧誓云今予發武成云周王發武王稱名告衆史官録而不諱知於法不當諱也金縢云元孫某獨諱者成王啓金縢之書親自讀之諱其父名曰改爲某既讀之後史官始録依王所讀遂即云某武成牧誓則宣諸衆人宣訖即録故因而不改也古者諱名而不諱字禮以王父字爲氏明其不得諱也屈原云朕皇考曰伯庸是不諱之驗也

四十五　晉以唐叔改稱晉盖王命

國名受之天子不可輒易若以國爲名終卒之後則廢名不諱若未卒之前誤以本國爲名則改其所名晉之先君唐叔封唐燮父稱晉若國不可易而晉得改者蓋王命使改之

四十六　山川廢主謂改其名

注改其山川之名正義曰廢主謂廢其所主山川之名不廢其所主之祭之者漢文帝諱恒改北嶽爲常山諱

名不廢嶽是也劉炫云廢主謂廢其所主山川不復更
得其祀故須改其山川之名魯改二山是其事也

四十七 魯雖親盡猶諱具敖獻子失問

晉語云范獻子聘於魯問具敖之山魯人以其鄉對獻
子曰不爲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是其以鄉名
山也禮稱舍故而諱新親盡不復更諱計獻子聘魯在
昭公之世獻武之諱久已舍矣而尚以鄉對者當諱之
時改其山號諱雖已舍山不復名故依本改名以其鄉

對猶司徒司空雖歷世多而不復故名也然獻子言之不爲失禮而云名其二諱以自尤者禮入國而問禁入門而問諱獻子入魯不問故以之爲慙耳

四十八　晉宋以諱廢司徒司空

晉以僖侯諱司徒廢爲中軍宋以武公諱司空廢爲司城

四十九　桓公昏不由媒傳注與詩異

會於嬴成昏於齊也注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

昏非禮也正義曰此成昏謂聘文姜也詩刺魯桓公不能禁制文姜云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言桓公以媒得文姜此云不由媒者公親會齊侯必無媒也詩舉正法以刺上傳據實事以解經故不同耳

五十 書甲戌己丑謹疑審事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注未同盟而書名者來赴以名故也甲戌前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己丑此年

正月六日陳亂故再赴赴雖日異而皆以正月起文故但書正月愼疑審事故從赴兩書

五十一　書仍叔之子譏弱

天子大夫例皆書字仍氏叔字知是天子大夫也公羊穀梁皆以仍叔之子爲父老代父從政左氏直云弱也言其幼弱不言父在則是代父嗣位非父在也伯糾身未居官攝行父事故稱名以貶之此子雖已嗣位而未堪從政故繫父以譏之譏王使童子出聘也蘇氏用公

羊穀梁之義以爲父老来聘非父沒義或當然

五十二 魚麗陳法以後伍承先偏

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注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爲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五人爲伍此蓋魚麗陳法

五十三 經書兩秋者三

秋大雩書不時也注十二公傳唯此年及襄二十六年

有兩秋此發雩祭之例欲顯天時以指事故重言秋異於凡事

五十四 楚自此始盛終於抗衡中國

鬭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注言季梁之諫不過一見從隨侯卒當以少師爲計故云以爲後圖二年蔡侯鄭伯會於鄧始懼楚楚子自此遂盛終於抗衡中國故傳備言其事以終始之

春秋左傳要義卷七